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屏集卷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庶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翠屏集卷三

明 張以寧 撰

序

春秋經說序

詩有序乎古無有也春秋有傳乎古無有也為無有也

詩有序春秋有傳則定于一矣四詩三傳何其言人人

若是殊乎古者詩以誦不以讀以聲歌不以文義其無

序故也史記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十六年壬戌孔子卒春秋者聖人晚年之書乎定哀之際多微詞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當其時傳宜未之有也當其時未之有則傳之者後之人也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繇唐

宋以來能不惑乎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參政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備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且聖人之作春秋豈徒托之空言將以見諸行事撥亂世反之正耳先生難進而易退其仕也以道其言於當世一皆深明治亂之原欲為國家建萬世不拔之基君子以為深知春秋善學孔子者以寧泰以是經第有司而用世實甚迂恐終湮微而

無聞也讀先生之書惕然愧以思惟當棄去微官以相從畢力於羣經庶其可以附所見而或有傳乎

經世明道集序

天地元氣之精英鍾於人而為文作者固甚難選者尤難爾何難乎爾葢詞與理俱而無遺憾之難也六經之文非有意於為之而二者俱至煥然天地之文後之極意而為者終莫幾及非吾聖人删之定之賛而修之訓臻是耶後乎經者文之正莫如孟軻氏後乎孟者文之

盛莫如韓愈氏善論者以文之聖稱之觀其自述為文之本具在進學解中其傳為李翺氏而論文於答進士王載言書者詳矣非司馬遷為史氏一家言而理或倍於經之比也後乎韓者周程邵子以道鳴近代則周似經程邵類孟德之盛也固言之至又非韓氏因學文而見道之比也至其專以文名數大家或學韓未至而有心於小變或格致效劉向而漢初之氣衰或出於史而短於經或慕乎經而反鑿乎經曾弗能以具體而況於

支離猥瑣降而季世者乎故嘗竊謂今之為文宜倣韓氏之有本以經傳子史之文發孔孟周程之奥選文者當法真西山之正宗裒為一書根柢之於六經孟氏餘之以韓氏推而上之於先秦漢唐之作者而後華葉之以近代諸賢之衆作别為續集仍真之舊庶幾義理文章會於兩得俾聖師一貫之㫖復明而道術不至於裂蓋有志而未就焉浦城徐君宗度使來京師以經世明道集示於予蓋君生真氏鄉而學真學是集因正宗而

增廣之其選起自武王踐阼之書而終於濂洛考亭諸儒之立言精粗不遺去取不苟其名編蕪郤程氏志在扶世植教以大其所闕其論柳非韓叵劉原父豈出歐下蘇明允於文最桀然而王介甫偏駁而多詖遁皆卓然與人意合予受讀之喟然嘆曰斯文也而有斯人也予鄉先為有光矣乎遂因君之徵言而發予之極論僭以附於願學孔子之義云

陳漢臣文集序

傳稱久而不朽者有三焉而立言居德與功之次古之立言者豈易然哉後其言而先其德其德盛則其言醇其言醇則其傳永德不至焉而蘄其言之至而後之傳也否矣六經而後能言者衆矣取其謂吾無間然者其可睹也詎非天之所甚嗇而不輕以畀諸人耶夫既或畀之矣顧此之畀而彼之嗇或困於屢空或阨於不遇而不達或不予之以年或痼之以疾顔冉而下若此者亦衆矣竊嘗疑憒憒者之忌斯文何其至是也徐而

思之與其炫耀於人人孰若見知於君子與其誇詡於一時孰若有聞於千載是數者天固授我以玉成之具而予我以不朽之資其篤之也至矣而又奚以疑予觀於長樂陳漢臣氏盍信初予友其父德初君于三山漢臣始總角拜予予固喜其資之穎悟其後予歸三山漢臣與予游滋稔予又歎其學之贍敏其文之瑰異且亟稱之今别予寒暑十有三而漢臣使以詩文凡三帙來京師請予序予讀之則又驚其愈老成而甚古雖以予

之不武且退三舍而避之矣既而聞漢臣以一文學掾而遽痼於士安鑿齒之疾且屢空予是以初而疑終而釋然信乎天之所以玉成吾漢臣而將不朽之者至厚也益其退處之餘致專於書靜以潴之裕以居之不自晝於今之能言者志自附於古之能言者其學而造於是固宜使繇是而益務於德而不已焉是誠古之立言者已其傳焉可必也其遇焉未可知也予也少而居三不幸之一壯而志於功不果也中而更憂患予之志漢

臣之志也今老矣而德不加進惴惴焉惟棄乎天之與我者是懼故於漢臣乎發之併以致交勉之志云

思存藁序

古之人善於文也非直古其詞必先古其道古之道何居曰奉先思孝也曰思亡如思存也蓋君子之孝於其先也思諸心存諸目思於居處居處存焉耳思於飲食飲食存焉耳敦牟卮匜焉而思則存乎敦牟卮匜琴瑟書冊焉而思則存乎琴瑟書冊至於其嗜慾其笑語其

志意無斯須而弗思則無斯須而弗存匪獨齋祭為然也是道也履諸其身則為行吐諸其口則為文吾誠有其本也豈徒枝葉云乎哉朱卟伯良氏攻文若詩而請於予曰昔唐詩人一飯於君不忘士至於今宗焉竊不自揆慕古之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弗腆敝齋名以思存承肯張公賜之序於詩文之法詳矣思存之為義願先生幸以告我予以古之文不爾辭請盡力則為言曰今夫纂組勝者飾之傷雕鏤巧者玉之病人

恒云六經未始有文法抑豈知夫未始規規於有法而未始不妙於有法者斯其為文之至者也惟思亦然伯良蓋知志於其本者乎傳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詞有枝葉伯良蓋志於行有枝葉者乎予於伯良之志而喜斯世將復古海内將復治治必自台始唐韓子之言殆合於今矣台之黃岩予始仕而獲友其士之賢者伯良台秀也故於予乎請而予序之也以志予喜其詩文若干篇用心亦勤矣覽者必有以識之

甑山存槀序

儒學莫盛於前代之宋氏大要尚道義而下詞章而始以學古倡者則已崇理致黜崛奇而主平易忌艱深而貴敷暢蘄以復古之作者又恐沿襲而少變焉是以其詞紆餘而曲折及其後也融之以訓詁發之以論說專務明乎理是以其詞詳盡而周密其於詩也亦然葢不為秦漢以來之傑然者而隱然為宋氏一代之文矣婺為郡儒先東萊呂成公之里也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

黃公之傳於徽國朱文公者以經學教於鄉及學士黃公侍制柳公諸賢輩出又以詞章仕於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君實同一時後先倡和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太常之子瑜茲來京師以寧曩獲交於太常而見焉因得其文與詩而盡觀之其於太常君何其克肖也既而以序請益昔者切聞之六經至矣後乎經者惟韓於文猶杜於詩善論者俱以聖稱之而猶於杜之文韓之詩有說焉稽之周程二夫子其為書其為詩甚簡與

醇古其興起歆動幾魯語而契雅南者誠非虛車也而輅輪之飾亦豈以詞章名世者所能至哉噫學於古者可以悟矣記曰温柔敦厚詩教也龜山楊氏學程者也亦曰為文貴有温柔敦厚之氣二者固不同也而有同焉噫温柔可學也敦厚難能也以寧不敏願與君子共學焉瑜字季城以任子仕而益學薦浙江亞榜擢照磨杭州耻屈藩侯航海而來復以流寓貢於大都待試於南宮益志於忠孝者故為述理學源流之自要者期之

甂山其居也君以名其集焉

包與直雲泉漫藁序

古之以文與詩名者豈漫然為之哉譬猶雲出於山布護蜚揚膚寸而施澤於八荒泉發於地汪洋澎湃百折而達滙於四海其根本盛且大也茍不能然吹塵埃野馬之游氛道蹄涔汙瀆之流潦則亦忽然而泯暫然而止矣彼且惡所成哉大抵不厚其養奚敏而長不豐其殖奚碩而實蓋古之名能詩文者莫不皆然今會稽包

君與直名其文與詩曰雲泉漫槀也其為言曰其之為是名也非若山澤之臞棲雲以為居弄泉以為娛者葢自束髮就傅則知讀四聖人之易洎壯以是經貢於鄉歷校官而佐郡幕俛焉惟學殖之落是懼不腆為詞藕有慕於雲行水流之義恥模刻掇拾者之為予聞而嘉其志乎古也且知君以孝肅公之裔昆弟五人同居四世縉紳詩其棲遲之軒予亦與焉斯其友弟可書者在郡幕日藩侯有不義事君毅不肯署牘棄而去之臺辟

為掾力辭不就而承委督漕以來京師不告勞勩又其貞潔可書者葢君之學行有根本也若是故其樹立設施若是其發揮著見於詩與文者又若是嗟乎古之人豈特文與詩為然哉不期於偉功而功以遂無意於僥名而名以成方今事會之來於天下者固未止於此君子之當為於天下者而亦未止於是也君其益務盛大其根本哉予見君之若雲之施若泉之達名成而功遂也已然後退歸山澤以尋雲泉之樂也詎晚乎哉予職

史氏尚當為君屢書之序以贈其行且書於漫稾之首

黄子肅詩集序

散乎高下皆詩也古之為詩者發之情性之真寓之賦比興之正有常有變隨感而應一是悟言而已矣其為用也協之律吕播之聲歌抑揚而反覆詠歎而淫泆以感發而歆動之至其賦之以言志援之以釋經皆不膠乎章句之中而有會於言意之表是故孔子曰興於詩詩可以興程子曰興於詩者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吟哦

諷詠姑訓釋而使人自省皆言悟也後乎三百篇莫髙於陶莫盛於李杜大抵二雅賦多而比興少而杜以真情真境精義入神者繼之國風比興多而賦少而李以真才真趣渾然天成者繼之而為二大家陶之繼則韋孟王柳之得意者精絶超詣趣與景會多出於興然於風雅槩有悟然至乎近代陳氏學杜者論者謂如參曹洞諸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乃以禪諭詩又其後也貽武嚴氏痛矯於論議援據爛熳支離之餘亦以禪而諭

詩不墮言筌不涉理路一主於悟矣然而生宋氏之季其才其氣其學類未能充其言也君子惜之逮於我朝盛際若樵水黄先生噫其志於悟之妙者乎蓋先生之於詩天稟卓而涵之於靜師授高而益之以超由李氏而入變為一家其論具荅王著作書及袁嚴氏詩法其自得之髓則必欲蜕出垢氛融去查滓玲瓏瑩徹縹緲飛動如水之月鏡之花如羚羊之掛角不可以成象見不可以定跡求非是莫取也噫何其悟之至於是哉以

寧與先生皆薦於杭試於京師自杭歸閩復自淮如京
師歸於閩同舟而共載又明年復見於京師好踰弟昆
而中年久於别予留於揚先生喜予詩以書來其後先
生薨於鄂予哭以詩甚哀今年其孤某來京師請曰先
君以詩鳴於世知先君莫如先生序亦惟先生且先志
也予不敢辭泣然予涕之無從因悉發古詩之道以序
之噫世之不知先生者蓋亦衆矣不知予之詩其果悟
否乎其果知先生之詩之深否乎先生名清老泰定丁

卯進士累官翰林國史院終湖廣行省儒學提舉^{泫然一作}

惡夫

李子明舉詩集序

文孰難曰詩難何難爾詩六經之一也詩已删無詩矣非無詩也有詩焉不古也古其詩柰何非徒古其詞爾詩者性情之發也性情古則詩古矣性情不古欲詩之古焉否也古之君子仁義忠信焉耳矣學焉者淑乎一已以古於身仕焉者行乎一世以古於人者純其心焉

耳矣其心純則其性情正其性情正則其發於詩也不質以俚不靡以華淵乎其厚以醇記曰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於古也其庶乎予之友李子其志於古也甚矣其志於古者何心乎仁義忠信也心乎仁義忠信矣是故性情之發於詩焉者古無難也古者誦其詩尚論其人焉若李子可謂古之君子矣予患世之不古志於古未能也是故於李子之詩序之也序之者大李子之將行乎世以其道而古斯人也李子者何今丞相掾河

陰李明舉氏也

釣魚軒詩集序

詩于唐嬴五百家獨李杜氏崒然為之冠近代諸名人類宗杜氏而學焉學李者何其甚鮮也嘗竊論杜繇學而至精義入神故賦多於比興以追二雅李繇才而入妙悟天出故比興多於賦以繼國風風闕其藩籬者秖見其不同而窺其閫奥則謂其氣格渾完骨肉匀稱浩浩乎若元氣坱圠充兩間周萬彚而厚且重者適兩相埒

也學杜者固誠未易及而間學李者率喜於飄逸弊於輕浮葢知李之傑於材高於趣而於學之卓者猶未悉之識也昔者考亭朱夫子疑孔壁後出書序不類西漢文葢以格致輕故也予於學李者亦云廬陵龍子高氏來京師出其詩示予予多其學於李而獨得其不輕而重者有異於人人子高自言為樂府甚多惜予未盡見也噫詩至於李幾於聖而不可知者豈若有意雕飾涉於筆墨蹊徑者之為哉觀其詩所謂清水出芙蓉者可

想見也已予妄意學馬未闚二氏之藩籬者也子高其有會於斯言乎子高之詩題曰釣魚軒集於其歸語之曰子之於詩葢將掣鯨鯢於碧海者矣尚其繼見益有以發予望洋之歎也夫

馬易之金臺集序

詩至於唐而盛葢其選無慮五百餘家人各不同而固同於為唐唐之大家首稱杜陵氏善學杜者必本之於二南風雅榦之於漢魏樂府古詩而枝葉之以晉宋齊

梁衆作而後杜可幾也蓋必極諸家之變態乃能成一家之自得不然則恥於踵人後志於成一家而卒不先於古人而愧於所謂大家者觀於近代可鑒矣昔唐韓子稱文章之尤曰學西漢而為之予謂詩亦然何可以不學古人而學焉者豈摸擬其形似而已耶葛羅魯氏馬君易之以詩聞今世予得其金臺集而讀之五言短篇流麗而妥適七言長句充暢而條達近體五七言精縝而華潤皆欲追大歷貞元諸子之為者而顗川老翁

新鄉媪芒山巢湖新隄謡諸篇又以白傳之豊贍而寓之張籍之質古不淺而易不深而僻蓋學諸唐人而有自得其得焉者矣予識易之於京師踰十五年及覲君之游两都歷鄧郲而歸吳越其之官絶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長河而南邁其游覽壯而練習多予知其詩雄偉而渾涵沈欝而頓挫言若盡而意有餘蓋將進於杜氏也乎君以予在詞林而徵予序夫善為詩者固實甚難而果識其詩為某家某家者亦良不易予多君之頴

出於其國人而我朝詩道將復盛於唐也作而為之序

宋氏族譜序

族有譜譜者原其本之所自出而别其末之所由分以傳諸其後也夫天下之族其來久矣今欲譜之於世代緜邈圖籍廢缺之餘而求悉焉於是有妄認他人之祖為巳祖以詡於人以誑於巳而誣其祖者其可乎哉前代眉山蘇氏始倣禮大小宗為次以譜其族不譜其出於高陽蔓延於天下及唐長史味道之子孫留於眉者

而獨譜其高曾祖以降焉示尊親且傳信也今宋氏之
祖居於廣陽者其族逮五世而始著圖於霜崖君致詩
於祭酒正獻公本內翰文清公娶皆其六世孫而譜始
於七世孫主事君彌成於今八世孫蕃分大都永平為
二派凡十世縣三世而上其蹟略縣四世而下其事詳
紀其所可知闕其所未備又儌蘇氏意而增益之以寧
忝正獻公之門生也而請序所為作者於其端竊悼古
者宗子之法壞合族之道廢而譜諜興焉晉宋以來官

世掌之噫亦重矣然而公卿貴族降而爲庶爲皂隸使其先德泯泯然而亡傳者政何限獨唐宰相表系以貴傳前代蘇氏與歐陽文忠公世譜以賢傳蓋世族之與替譜系之傳否存乎其人豈直宗法之壊爲可嘆哉且宋氏自尚書公之仕也嘗去燕而江漢矣正獻公之昆弟能不懐安於脂骨之自潤而惟上世之宅兆是念卒返其鄉以文學致身通顯而廣陽之宋一日大聞於天下其族譜遂與前代之歐蘇二氏比肩非以貴且賢故

傳歟為宋氏之後者其必若二公之篤於其先焉庶乎傳之克永也已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以寧請為蕃誦之三祖一作巳有二派一作三房

歐陽氏族譜序

族有譜尚矣歐陽氏自亭侯蹄受姓而後其族布濩於天下其最著於世者在唐則太子率更令詢史所紀勅定家譜圖之併府者是也在宋則參知政事楚國文忠公修今集所載譜圖併序及譜例是也其在我朝則翰

林承旨乙卯進士冀郡公及廬陵安福府君萬之十九世孫周孺忠立父各有紀以寧肅觀而竊慨焉繇漢晉來千乘之族以博士顯渤海之族以堅石顯其後千乘之後遂絶而渤海獨傳然而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至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安福府君又八世始復見文忠公晩居潁子孫分散為中州人嗚呼歐陽氏之先出於禹禹功大矣當黄巢時以廬陵大族率鄉人捍賊頼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被其陰德文忠既位宋

執政為時文宗至為譜序猶自謂不足以當之而有望於後之人今承旨公又位極品為文宗繼前代文忠公天道信不誣也忠立父積德成學隱居不售其子復以學行為國學上舍生嘗詣闕上書極陳當世事特旨嘉奬賜酒慰勞之意文忠公所謂其子孫必有當之者將不在於復乎公之言有曰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絶其人無稱其世輙没不見以寧敢重書以勉之

楊氏世譜序

黄岩為台附庸於浙水東實今望郡前代文獻之邦予始登泰定丁卯第佐是州因悉獲交其縉紳逢掖之賢者于時釋氏之聰明識道理攻文詞曰夔一叟者亦與焉游從之暇詢其先世之居在州西之楊豁五峯玉立下磅礴為暘谷境絶勝系出漢太尉震唐京兆尹虞卿吴越相國岩常侍大本之後自五季徙居於是族最蕃顯人聞士昔不絶書迨于今深藏不售葢猶多隱君子焉别二十餘年其歲巳丑始見岩士楊子益于京師今

年夏嗣見于胄學出其先世譜再拜請予序予受而閱之乃知君為楊谿之産常侍公十五世孫予向所與游夔一叟者其伯父諱喜叟號觀松子者其先君又予向所聞深藏不售隱君子者蓋其人耶惜予未之逮見譜則歲泰定甲子一叟師所輯也予益得於其族人又昌表而出之源逺流分親疎有叙可謂不誣其祖賢矣予德薄念去岩且久岩人當不復記弟子之思弗置見予益能無情乎又念中原前代屢更兵燹故家族譜多放

失國朝下江南號爲兵不血刃楊氏之譜猶掇拾於殘缺之餘於今視昔時方多艱其能益無感乎予觀子益好學而甚文多交當世貴族聞人將遇且顯異時乘駟車懷章綬過家上塚以合其族楊谿之上五峯之下必有麗牲之石穹然而屹立予雖老尚能爲大書之楊氏之譜又因予益而盛其傳也夫子益名必謙

胡太常歲月日記序

歲月日記者東陽胡瑜記其先太常府君純白先生出

處本末之詳也書年書時書月與日而事繫焉者猶年譜也不謂之年譜而曰歳月日記者以唐李杜韓柳氏宋朱子各有譜避而易之名也年譜之作李有薛氏杜有吕氏韓柳有洪氏文氏朱子則其髙弟李氏而此瑜作者承父志也其承父志何府君自著純白先生傳且遺言勿丐人狀其行銘其墓瑜從先訓也而徵予序何以予忝泰定丁卯進士時東原王公繼學參大政與文事府君館于其家而予獲與於交好也序者何序其所

為作者之意瑜之意何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紀其父出處本末之詳藏之祠堂傳之後世使之思其居處志意樂嗜一舉足一出言而不至於忽忘焉孝子之志也府君之善何見諸記者詳矣令執政危公之應奉翰林也稱先生以為學問之淵懿文詞之雅正履行之清白惜其才不登顯榮而嘆其知義命之所安也世稱之以為知言而瑜著之記之首也予何以贅於云云也第惟自丁卯逮今三十有六年同

年同志凋淪殆盡予於先生能無慨然以感也而瑜也又能世其文學將以襲前人之美予又焉得而已於言也瑜字李成今杭州路架閣聦事藩侯而航海來京師是尚義也予者何晉安張以寧也

秋野圖序

畫與詩同一妙也昔之善詩者必善畫自唐王摩詰諸名人皆然不寧惟是凡知詩者必知畫蓋其人品之超邁天機之至到脱略於形似之粗領略於韻趣之勝其

悠然有會於心者固不異而同也秋官貳卿東原呂君伯益之適吾閩也臨安張君師夔圖山水以贈題曰秋野君甚珍而愛之夫臨安山水清絶妙天下昔稱傭人販子皆如冰玉師夔號名士且善詩其畫品之造詣固宜東原山水旣佳呂君筮仕于閩游歷東南山水又最佳是圖以秋野名夫氣之至清者莫如秋境之至曠者莫如野至清且曠君於是宜必有會於心矣不然何能甚愛若是耶蓋君文獻故家以政事文學躋通顯而尤

善詩其人品其天機予知其以善詩固知畫也君徵予詩且序之予也魯雖非知畫而頗知詩不自知其有會於心如君與師夔否也抑吾閩武夷之清視臨安未多讓予先世家於是固久君與師夔亦久留樂其山水今君方大用于朝未獲遂登臨之樂若予之迂不堪用世方將乞身告歸與師夔爲二老往來澗谷吟弄雲月以既其妙然亦未之能也慨然爲序其卷而繫之詩云

述善集序

述善集者紀唐兀象賢氏世德行事之實而象賢彙録之冊示不忘也記序碑銘字說詩文雜著凡為篇廿九其十有二皆故禮部尚書魏郡潘公作餘則僉憲愚庵顏先生泊名薦紳逢掖之為詞象賢所自著而中書禮部郡侯縣大夫之旌勸而褒嘉者舉在是焉予受而讀之歎曰象賢之先自賀蘭而澶淵為善之積蓋四世矣夫其龍祠鄉社有約藍田呂氏之範也精舍論堂曰崇義曰亦樂有名睢陽戚氏之規也祀先之廟曰思本肆

業之齋曰敬止知止則考亭家禮横渠東西銘之訓也敦武之法潛有銘昆弟之敬名有説孝感有記於是見一家父祖子孫世濟之美順樂之堂有記觀德之會有文為善最樂有説先世質劑有誌又見君禔身正家之有本而書院錫號具載始末尤以見為下者捐巳以紓國家之急為上者褒義以敦風化之源甚盛舉也既而復有感焉古者田為井授之世聯之以鄉黨州閭溆之以學校庠序習之以詩書禮樂干籥弧矢正之以君臣

父子朋友長幼協之以友助扶持之義而掖之以敬業樂羣之序是時士無不善也自夫經界壞教典廢而上之善治下之善俗始成無焉斯近代儒先區區修補葢心古人之心而象賢氏拳拳景慕又心近代儒先之心者乎於戲誠使人皆象賢則世之隆古是集將無述也而世之人人顧有能心象賢之心者乎蓋有之矣而鮮克以直遂也然則是集苟傳秉彝好德之同然必有感發而作興者於斯世或有助云時象賢避地自澶淵而

京師實某年之嘉平月

張氏父子善行序

世恒言曰天道遠善積者必名慶孝純者必感天何遠乎哉予觀載籍蓋班班可徵以今聞于國子司樂趙彥林言廣平張公父子事益信公諱彬字文質廣平之磁州武安縣鼓山人也世業野氏獨奮力儒者事服劬經史絶意榮禄以孝義聞至順庚午挈家來京師掩關不出訓子遵古力讀書以敦行務實為修齊之要勿為聲

利動又以善人稱集賢院賜靜樂處士號至正乙酉八
月病終於所寓之仁壽里年七十有三遵古念父齎志
懼不獲從先人之宅兆乃力貧奉柩歸葬于其鄉之安
子山以戊子孟春廿八四日發引就道涉千里歷四旬
始至時三月四日也窀穸有期顧誌石尚闕亟謀攻石
之工成彥村氏議必得石高四尺濶二尺有四厚四寸
趺高一尺有五始中度衆咸艱之遵古謹齋戒以筮焉
遇豫之六三繇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乃廿有二日偕

弟某行禱於西山抵其麓里人穆中器地之南見地有裂紋露微紅隱隱如鉤然掊土去尺餘見屹然若蒼壁高下廣狹厚薄與議合無少異即其材而用焉通高四尺有五上圓厚四寸下方平濶二尺有二衆乃咸異之噫豈眞宰劖削靈祇閟藏峭為德人設以待孝子出耶不然何其渾然天造不假人力如是哉遂以某官趙子期書靜樂處士張公之墓某官某志文某官某書某官其篆額鑴而樹之墓所予謂滕公石槨沈彬漆燈從昔

信有之非張一家翁季積善純孝天祐厥衷殆未易致

玆彥林太學上舍先正文敏公之諸孫其言宜不誣予

也魯其敢泯人之善庸書以勸焉遵古字從野力學善

行嘗陪胄子于成均

李氏善行序

高平李氏昆弟何以序書友也何以書予友爾示勸也

李氏世本富居高平之粮山今名克敬字仲恭者昆弟

三人仲温仲良恭其季也父母早棄養伯兄亦不祿惟

叔季同居良始持家服賈行四方夙勞於外恭既冠則代兄凡田園邸舍之斂集米粟布縷之賦輸官私之政一任其勞凡喪祭冠婚慶弔賓客飲食之大小則必請於良而後行其事良定省温凊如事其父出入必告飯必親授匙箸食必共案不適私寢每至自遠賈不入于私室不與室人言登堂拜兄畢罄橐中歸焉無一毫私貨賄自束髮至白首無間言及幾微色娣姒子姓薰其善悉相親睦至正辛卯良有疾恭賈于鄂以心動急歸

睹兄羸瘠泫然涕泣以悲兄亦悲乃拜醫嘗藥療治祈
兄必愈問飲食進否服燠寒晝夜扶持衣不解帶雖甚
倦則一假寢良病雖劇飯每上必為弟勉一食之是歲
冬良竟不起恭衰麻哀戚棺絞斂稱家如禮必以誠信
弗奢弗儉遠近觀者咸喈喈歎曰賢哉李氏昆弟也予
謂孝友之於人大矣古者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一
曰孝而友次焉其不友者則有刑民烏得而不勸哉下
之世化衰習弊愛移于妻子欲熾于貨財日滋月浸視

同氣如行路如冠讐者皆是也於是有一卓行焉則旌於官傳於史於以扶頹綱而激流俗是亦古之遺意已嗚呼若李氏昆弟者誠足嘉哉太學公議自出也予忝國子師懼其鬱而不聞故序而書之以俟夫有司暨史氏旌且傳之以勸云仲温子三人士宏早棄長士賢季士亨皆好賢而幹蠱仲良子希賢嗜讀書游黌下以吏進調陵州稅使恭子六人士祥士禎士謙曰尹曰賀曰某尹國子生君子知李氏之門將大也

袁氏善行序

昔周官大司徒教民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成而賓興之以示勸也不如教者刑以糾之以示懲也示勸則民樂於為善示懲則民恥於為惡隆古治教之章明固如此自夫教法廢而公論徵士之立行自見者必稱於逢掖聞於縉紳乃得旌而表之以勸不如是則上之人無自而聞之而天下後世亦何自而傳之故曰名譽不聞朋友之過也今新安袁氏之家五世矣其高祖禄隱

於農曾祖得永以善稱於鄉既歿而其配李氏能守節教二子其祖敬温洎凡敬良並敦善讓善事其母母既歿而立祠堂樹碑刻石事亡如存朝廷表其閭曰孝義復以年德俱高旌其門温子二人曰琳字鍾美以儉勤起家以寬而有容積而能散薫其里平居盡禮以延賢者歳饑為粥以活殍者而壽不克永曰珍字鍾實能兢奭以輔成凡志珍之子汝楫又能内睦同氣外交勝已者甞念里人假貸父祖之貲貧不能庚者火其券更新

其門閭舊旌表者俾勿壞考其行葢六者畧具焉於是薊丘宋蕃著其事而高陽王希哲請予文皆其友也宋叔祖祭酒予座主王鄉貢士學於予故信其言為序之是亦古者示勸之道也已汝楫尚勗于而躬訓于而子孫篤行而世守之使可傳于天下後世而予言為可徵予太史也他日將傳之與古之孝友卓行者並焉尚其無怠汝楫字巨川用材推擇省書佐今嚮用云

李氏四節婦詩序

予讀詩三百篇見節婦一人焉不以夫亡而易其志曰衛共姜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又見節婦一人焉不以國滅而廢其祀曰紀叔姬夫周之東文武成康之遺澤蓋猶未沫也而列於詩筆於春秋為吾聖人所深取若斯二人者何其寥哉濶焉之若是也豈非節義萬世之大閑固天之所甚靳而世之所甚罕者歟國子生劉本王景仲為予言今李氏一門而有節婦四人焉予喟然以歎乃今知我朝德化之盛雖隆古猶不逮也李氏世

居河間路之山鹽縣長茂德配張氏次仁義配孫氏次興祖配張氏次希賢配陳氏昆弟有四皆蚤世娣姒有四皆蚤自誓稱未亡人者廿餘年茂德妻今五十子勉學六歲孤今三十興祖妻今五十有五子志學八歲孤今廿四希賢妻今四十有五子敏學在腹而孤今廿一仁義妻無子今六十矣其家素貧紡績以資生詩書以教子其同居終無二志焉嗟乎方李氏昆弟繼沒時世孰不悼其不天也亦孰知天之所甚靳世之所甚罕而

所謂萬世之大閑者乃萃於其一門豈非真盛事哉予聞天之所甚靳者天之所甚佑也世之所甚罕者世之所甚重也今李氏子皆將力學以振其家則其盛事蓋益未艾也二生皆以文學選上舍其言不予欺也是以序

潞陽會文序

學貴乎靜不靜則知昏業貴乎專不專則志怠然而漸摩誘掖之功匪友則無所資其居靜其習專其友良則

其業精其學成無難焉都城東四十五里為潞陽商旅之所湊集貨財之所化居其俗尚蓋久有生曰崔彬文質者獨不然闢一室為齋居幽閴而清曠市井之聲不接於其耳靜矣非讀經史綴文詞他無所營紛華之習不入於其心專矣有友七八人予所知者伴國子讀張天錫升嘏上舍生文昌奴彥彬計其餘皆良也勿惰而竊勿嬉以荒益矣予又必其學業精且成嗣是而裒然彙進於春官也已生以予兩師國子而請為之言予嘉

其當艱難之際承凋弊之餘處闤闠之中而能有志若是誠有異於流俗者抑予觀生之學今之所謂進士之業也古之學蓋不止乎此也國初設科學主程朱亦豈僅以此望於生輩哉其偏也有自其敝也有端生其由今之學而進於古豈不與流俗益異哉予深有望於生也古之學亦必本於靜且專暇日予當為生更僕悉言之

山林小景詩序

畫猶詩也夫為詩者非摸擬摽掠以為似也非琢雕剞

劂以為工也非切摩聲病組織纎巧以為容且麗也必

也渙然而悟渾然而來趣得於心手之間而神溢於札

翰之外是則詩之善也於畫亦然是故古之善畫者必

善詩非獨善畫者之善詩也葢凡知詩者莫不知畫也

不然譏雪中芭蕉以為不類譏風吹柳花以為無香是

惡知畫且惡知詩哉進士齊張道亨有善詩聲間以畫

小景示予崇者為山平者為川窪者為谷欝而秀者為

林淡而遠者為雲為室廬為人物覽之令人有出塵之想道亭諗予曰是畫也趣之具神之完作者豫章羅君小川詩者諸名人而藏之者某君請序焉予也嘗於畫非知而能者也然頗知詩於是知某君之必知畫且知詩惜予未之識也曷日相與爐熏茗椀望西山之雲而共商畧之

送劉濬廷在五河教諭序

海陵胡先生當宋氏初教授蘇湖學學徒以千數其學

之要大抵明體而適於用先經業後文詞本道德仁義不苟趨於禄利其徒既敦尚行實而先生又嚴條約以身為之先雖寒暑禮不懈盃虔去而教於太學也亦然是以劉彛執中之徒用其道炳炳烺烺聞天下當是時濂洛建之學未出也嗣是而興一變至道取漢傳註唐聲律詞章之習一洒而空之上以接洙泗是雖周程朱數君子摧陷廓清之功莫大然甘以受和白以受釆實海陵之學為之地嗚呼先生之烈豈小哉海陵距揚僅

數舍予恒願拜祠下想其流風遺韻以求其緒論未能也今年秋識中山劉廷在於揚覿其容充然聆其詞亹然詢其筮仕則司訓先生之精舍而今升教於泗之五河也未幾别徵予言為贈予謂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繡鞶帨斬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潤澤生民歸于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惜乎其體具諸身其用不大施於當時也朝廷設科目期以經明行修得真儒其意胥是焉取於是旹之不大施者今班班然行

矣予行淮東西覩其土厚以深其俗厖以質而其士多急義而強仁蓋其去中原之文獻不遠而近也則然矧五河邑當淮之北而尤近者乎意其敦尚行實所謂受和而受采者蓋有其體矣以之日月刮劘其經業文詞之先後其道德仁義利祿之趨舍必有以辨之緜蕝湖學達於濂洛建以泝洙泗而為國家異時用者亦豈難哉抑海陵予未至未知丘園寂寞之濵抱遺經藴瑰奇忠信材德之賢復有深藏而不市者乎先生之流風遺

韻其尚有存乎劉君仕而寓其鄉也久必有槩聞其緒論也成君居竹乂言其叔君楚游國庠擢鄉舉而方辟掾淮憲淵源所漸其有聞也益信予將見五河之士偕劉君相與有成異時將得人為科目賀也尚無俾劉蕤專美於前哉劉君勉諸

送王伯純遷莫河東序

余遊於揚瀛十年骨體素不媚性疎直與人出語輒傾倒不識時忌諱仕又齟齬無氣勢軒輊人揚多俊彥士

多不鄙與予友坐是三者故卒多不近以踈其最相知
而忘年者得數人焉其一曰河東王伯純甫伯純𤼵孤
自樹立購書萬卷作亭曰青雨覆以白茆植竹百箇梅
菊青松列數行有鸐鴒衣朱頂翹然而長鳴每與予坐
講孔孟程朱氏書誦史記檀弓旁及經世參同抵掌論
古今事率月東出夜漏下數刻乃散隙則賦詩飲酒相
娛樂興未盡往往抱衾同宿或詩成夜半持燭來余歸
自汴舍于伯純者期年交益稔知益深今年九月忽告

予以行葢弟妹婚嫁畢則將持三喪之淺土者泝長淮亂黄河過崤函潼關以藏于汾水之曲石室之趾不謀於室人朋友噫是亦人之所難爲者矣余因慨然思以余之踽於世顧有知余者不若伯純知余之深也伯純之學甚敏材氣甚卓犖超邁而義甚高年方富與人逹還甚簡人孰不知伯純者不若余知伯純之深也余之知伯純伯純之知余與伯純自知之自知之而不能自言之也今别予而歸也余不能言也而不能不言也余

聞古之人人之知不知知不計也蘄乎古人之知天之知而已伯純之心夫天既知之古人知之矣則自茲而擬巍科攄素志其能辭於人之知之也乎伯純請予言以永其别後之思也觀於是言而謂予媚夫人者非知予二人者也

送李遜學獻書史館序

曹南李時中教授有志士嘗兩辟省臺掾輒棄去慕漢朱雲尚友古時豪傑人著江居集自見每酒酣慷慨泣

數行下慕賈誼唐衢既沈鬱不克施則捐千金聚經若史諸書數萬卷以遺諸子慕丁度劉式曩予聞嘗奇之來淮南讀張仲舉氏所為文信然今朝廷有詔修宋遼金三史遣使購前代異書江淮間其子敏出父所藏宋逸史為卷若干獻之館有司韙其志驛送以聞昔太史公留滯周南自傷不獲從登封其子遷紬金匱石室書成父志稱後世良史時中暨敏雖自弗敢望太史公父子然其志亦豈異哉嗟夫方時中在時奮欲自樹立決

不與草木同腐不克施以歿至身後乃能使其書不泯没有補於世其志白於天下時中爲有子不死矣士之生誠有補不泯没於世豈必當其身際遇哉設使時中身際遇貴富於一時而聲光遂昧昧非君之志也已竽於敏之行有感也嗟夫士之有志幸生昭代困且窮曾未得少見薄技於時中何如也世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人乎其亦有感於斯人乎

送曾伯理歸省序

詩三百篇古矣漢蘇李五言及十九首次之建安建陶阮又次之謝宣城以下盛極矣君子所不敢知也唐數大家振六朝而中興之然視古寧無少愧乎予蚤見宋滄浪嚴氏論詩取盛唐蒼山曾氏又一取諸古選心甚喜之及觀其自為不能無疑焉故嘗手鈔唐以上詩繇蘇李止陶阮鈔七言大篇主李杜二氏近體專主杜竊庶幾志乎古也然而學焉終未得其近似也來廣陵因燕李叔成識廬陵曾伯理氏焉聽其論因獲悉觀其為

詩蓋恥為唐近體一以十九首為準而人以為似焉者也予於是有愧矣昔真文忠公作正宗唐律雖工壹不取抑伯理有聞於是乎予烏得不喜然予聞真私淑於朱者也陋於希世又尚友古之人豈徒詩乎哉志欲高而心欲卑識欲遠而行欲邇此古之人大過人者也伯理之詩槩言忠與孝今復以三百篇陟岵之意寧親于鄣予又烏得無深愧乎於其行故申古之道以贈之

送奚子雲歸吳江州序

予佐黃岩日善進士曲阜孔君世平已巳之冬乘傳過吳江君倅是州觴予登垂虹履明月斫鱸釃酒醉則歌范成大三高堂招隱詞引睇而望水雲晻靄飛鷗明滅意昔鴟夷子及吾家季鷹唐天隨子皆仙而不死嘗往來其間冀或一遇之而不可見也又意其地扶輿清淑之所鍾必有瓌奇材德之民生其地惜予之行役匆匆而不獲識之也别去十五年世平官廣東予滯留淮左思世平不可見不知世平思予乎否也今年寓廣陵與

奚生子雲同旅舍詢其出處縣胄監生而筮仕於是訪其居邑則吳江之濵三高清風峻節猶存之地也夫以予與世平好如此其篤也別如此其久也予之東西南北思之而不得見也今見吾子雲將不如見世平乎莊周氏曰適千里見似人而喜詎非此謂耶生之姿瑩乎玉雪之相也生之文炳乎雲錦之章也夫以扶輿清淑之所鍾意必於是乎在予不獲識於前而喜乎今之遇也他日跨騄駬上青雲予之思之庸知非若今日之思

世平者耶鴻飛冥冥俯仰陳跡知他日思廣陵之寓舍非若今日譚吳江之昔遊者耶臨文當復為之慨然也奚生念親之老捧檄有期舉酒言分序識其別

送劉廷修調安慶路詩序

舒為郡淮輿區也其鎮皖灊穹崇而秀特其浸大江演迤而前陳其産有竹木之饒魚波之富其俗厚靖而不浮無懷牒珥筆之嚚縉紳之宦遊者咸樂然今年夏五予自匡廬艤舟城隅顧瞻山川懷不能已十二月中山

劉廷修縣揚府史適調是郡求予言予觀揚劇郡甚非舒比也守以王邸臨以二司水陸走集南北驛置轂相擊而蹄相劘也市廛叢賈儈其民鮮地著平旦兩造立庭下如絲棼而麋沸也噫官於是者亦煩且勞矣況司簿書而業筐篋者乎然予聞廷修之在是府也人稱之曰能曩嘗疑其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先八月送君弟廷在教諭五河歷詢其家乘見仝椒少府其父也前貢士今淮西憲掾君楚其季父也君遊京師歐陽内翰諸

名人贈以詩盈卷乃知所漸者如是故能視煩且勞者無難也今去而之舒譬若庖丁之刀批窾郤游肯綮而芒及若新發硎蓋無全牛矣予誠為劉君樂之雖然以少府為之父君楚為之叔重以内翰諸名人之知吾恐君之升自此而不屑留於舒也予浩然有卜居志君行訪龍眠之山石峯之洞復有昔時隱君子倘為予先寄聲焉

送鄭伯鈞序

予以歲己丑至京師旅食而爲吟蓋兀兀垂十載矣嘗思吾八郡縣晉永嘉後士皆中州衣冠之裔號稱海濱鄒魯歷李唐迄前代家簪緌而人縉紳遂冠於東南獨於今何寥哉澗焉若是也豈其嚮者發泄過盛而數有乘除若先正西山蔡子之語徽國朱文公者耶抑其地有水竹禽魚之樂故其人多不樂出仕如昌黎韓子序歐陽詹生所云哉不然則築滄洲廬夾漈懷抱道德深藏而不售者尚多有之也去年秋同郡生鄭伯鈞始來

見予於京師之胄學今年夏授官主閩清簿以歸蓋伯鈞前代之仕族也居長樂之紫薇山下班荊而讀植杖而耘若不屑於斯世者一旦於江河阻絶之際桂玉艱難之秋乃能奮然駕長風航巨浸以覲於上國又能散其積聚以紓國家之急取一官如拾芥予無恡然之喜乎既壯其為最以漢釋之卜式之事功也於其別重語之曰方聖明時廓八紘之罝以收天下之士有藏不售如前所云者尚為招而出之曰國家方自隗始

贈李君南歸序 號樵隱

豫章西山之麓有樵隱者居之出而馳騁四方遇翠屏山樵叟效金馬之隱者相語于燕市之中時相過命尊酒出囊琴為叟鼓一再行如風晴日煦聞幽谷樵丁丁然斧聲與歌聲互答使人悠然與世而俱忘也留歲餘而徵言於叟叟語之曰予與子皆樵也今夫樵者伐蔔翳翦條枚為薪為蒸以爨以釜以烘于煁設其有用者則以植儲胥之幹椓㩳狙之杙而止矣予之樵予知之

牛山之萌蘖培塿之松栢有弗顧也蓋方求鄧林之木
氣干雲霄聲挾風霆其陰庇車且百兩者而樵然蹶深
根踏危巔芟繁梢取其榦與枝之巨者將以爇函牛之
鼎飫萬夫之飡而供十年之爨擇其材之良者而售之
以備建章未央千門萬户之用焉其子之志也乎時方
急才豹林谷之隱者豈樵夫也耶若予之迂少之時聞
古之樵有折若木以拂日如屈子者有欲斫月中桂盡
為寒者薪如君家供奉公者輒慨慕之顧志甚長而斧

柯短不適為世之用今老矣第將問伊川之樵如無名公而優游以終歲雖然予豈敢恝然於世哉瀕行吏命酒引琴為樵隱之詞而和之以相其志隱者湖南照磨李則文氏子容歲序以送之者叟則晉安張以寧也

送曹判官序

其歲癸巳廷議即京畿便近地闢水田藝秔稻如三吳法以實天下本備漕海之不虞乃郡縣豪傑士有能募丁力僝其功者視數多寡授官有差是太康曹德輔擢

為真州判官秩從七品初予在維揚德輔與予游予固器之其年富其材長其其學攻程朱氏易如川方至不可禦其志慨然奮欲以功業自著者也人勸之仕不答及是命下遂起予留京師德輔亦來京師每過予論學不少置然見予若有不懌然者會以職事之薊州予知德輔者因釋之曰予何以不懌哉予其病予之治田耶則水利科將不置乎抑亦病予之進身耶則以舅氏任予者將不仕乎斯二者昔之儒先弗病也德輔顧病之乎

且子不見乎虞周之盛乎播百穀者夫豈病其於禮樂為稗官掌邦土者亦豈病其於治教為鄙事哉九其官六其卿亦一其儒之實而已矣世嘗多漢氏猶有古之意而病乎魏晉以降古意之日非也貤浮虛而懵本實以高下分其品以清濁别其流使偽者得以匿其實巧者得以剽其名甄别滋嚴防檢滋密而名實滋戾天下之事滋不治昔之儒先所病者固有在也而德輔奚是之病乎方當國家用材之會子勗哉其以功業自著也

子往哉蒯之左海之濵其有昔之耕且釣否也如有之而為國家招而出之也乎德輔名時泰

送吳賔暘之泰興教諭序

曩予始至揚與朱方吳君子和相好也出其子旭拜眉睫朗徹誦朱氏書如貫珠後十餘載至焉則君窆既宿草而旭亦能自樹立為人師矣詢其出處蹙然曰旭不敏賴先人教用部使者薦録淮安郡學繼受江都邑文學以兩憂皆不果上今幸調泰興以服制未終者三月

又不果上予聞惘然曰天於予和既豐其善而嗇其榮矣顧於其子乃若是意其果嘗嘗者耶今夏則來告曰旭也始以制未終不果上既終矣以貧不克預於選方將杜門讀父書無復有意矣忽有踵門持文書來曰今分憲姚公以泰興邑曠教官久不可故移文以請辭不獲且行公不鄙先人之同門也既為之序願先生一言更羽翼之予慨然以為姚公身居風化之任匪直私於子是舉也豈不足以厚倫紀而敦風俗哉一邑文學之

微於吳子未足多也然於此其有思乎方吾子之憂患而杜門以居也詎意夫縉紳先生垂德於不報之地哉令若此皆先大夫之善也天豈果瞢瞢者哉烏乎為善者亦可以勉矣古之人耕築漁鹽無意於功名而功名每每自至後世望之以為不可及者皆是也然而往往殫其智以求幸而得其命之所固有者則詡詡於人以為能其視古之人何如哉吾子尚勉之外以教於人內而學諸身孳孳焉矻矻焉壹脩其在已者而惟在天者

之聽則功名之至也有日庶無負公與予之望於故人子者詎一邑文學之微而止也遂為序旭字賓暘

送錢德元教諭盱眙序

至元已卯予泝淮適汳同年納君文璨時長泗之盱眙握手道間闊因獲覽觀都梁之勝蘇予瞻米南宮諸賢之大書深刻照映人耳目詢州故治所在遺氓老校猶能言往時氓皆知忠所事不肯恇怯為奉頭鼠竄計蓋其壤淳厚俗質果易以義驅難以力怵距中原不遠而

近也則宜治平百載生聚浩穰文璨之為政又能因山川之奇勝故孔太守之遺跡作為精舍欲與嶽麓石鼓相雄偉匪規簿書者比夫世之君子嘗病縣郡縣而後教典弗傳治法日密人惟知畏害就利緣法律為詆欺俗日孅以薄儒者循本持論重為世姍笑今文璨之為顧卓卓然如是因竊歎今之科目豈為乏人也哉暨來儀真識錢君德元焉儀真據江淮之會號繁華美麗之區士鮮不為習尚移者德元坐一室被服經史出而與

遊皆縉紳章縫令茲夏調盱眙文學告予以行予見今世多慕漢卜式穹官豊禄人競歆豔之詎謂有能呻呫衆味虀鹽不能訑訑棼棼以饕利達如吾德元者乎嗟乎豈不亦卓然與人異趣者乎予因感文璨之事言焉文璨今起而為時用矣盱眙之風土如彼國家之崇勸如此長人者安知無如文璨君者乎必有以重子矣德元往哉教官職雖卑方百里之地顓掌教典與令長分其任古意㕓㕓存者有此耳其責顧不重矣乎德元往

也金穀之出内公而無私也自重其身也經史之漸摩勤而無怠也弗鄙其民也若是教官之職得矣毋其時乎復適汲過第一山當持酒相屬賀君教之有成也舊刊序文

止此

送方德至漳學訓導序

莆士之文而最者方德至氏德至蚤能讀先世書長而求諸三古四聖人及宋程朱二儒之經之傳沈潛厭飫豁然以通慨念先世履齋公嘗游朱氏門曾大父烏山

公大父石巖公皆勝國蔪然名進士烏山嘗守於泉而
石巖迄以前太常簿終則曰吾不可以墜吾先也迺益
工文辭應進士舉累進累不利然名烜然日以彰至正
八年冬漳之知事張君子璡以中州彥道于泉一見而
心悅既上而九年之正月畀辭厚幣走請君訓導其郡
學君適偕予坐獵纓正襟論經義文事亹亹不自休使
者至予喜賛之曰德至君往也蓋昔者常觀察韓刺史
延歐陽詹生趙德氏教於閩於潮由是有進士吾漳昔

北溪先生道德之里而今林君唐臣實始薦于鄉正于郡學文風翕然非昔閩暨潮比知事君斯舉又甚盛君之教其有成乎一宜往昔者漢匡衡射策數不中其經以不中故明習後竟中丙科為師教授不出長安門十年驟致位尊貴今君往而教業益廣德益光而名益彰他日變化比昔人與否未可知也一宜往矧夫士者達而化民俗窮則淑諸生均以行其志達其道焉耳君亟往毋猶豫為也至幸為我寄聲漳諸君於是天雨新止

驪駒候門酒再行序以別之

桐華新藁序

昔者王道盛而雅頌興帝功成而樂章作世隆詩道固從而隆也我元德邁于周漢覆載之內血氣之倫仁涵義浹百有廿年于兹矣士之沐浴膏澤詠歌泰和若蟄之於雷奮不可遏則詩焉而復古之道也宜哉溫陵故文獻邦今尤為樂國縉紳之所廬冠帶之所途地又多名山水能言之彥頽然於决科外致力為詩咨舒襟靈

蜕去塵坌暇日輙會於城西南之隅清果寺寓公遊士俊異咸集僧之名者亦預焉余讀之而三歎曰大夫士幸得生盛時目不覩金革事能聲於詩以自著不自菲簿亦猶古之道乎治世之音乎是宜聞於世乃粹為編自錢侯雪界以次九十有八人樂府暨諸詩若干首煌乎若珠聯而璧合清源林先生則嘗長郡幕而適游於兹者也郡古今善詩者葢多未遑及既成題曰桐華新藳以地志也群公謂余辱游徽余詩余粹是詩者固以

辭不可則掇南游近述贅予右云

草堂詩集序

聲由人心生協於音而最精者為詩縉紳於臺閣而詩者其神腴其氣縟布韋於草澤而詩者其神槁其氣涼故昔之善覘人之榮顇豐約者類於是乎見盖得於天者則然豈人之所能强者哉草堂孫君彥方翩翩治世之佳公子也以左丞參壯敏公之孫萬戸侯竹樓公之嫡先世之勤勞實在竹帛生長貴冑陞庸計臺而能妙

年養恬屐視禜埶川游岩觀風哦月謡清新而壯亮雅麗而韻度蔚乎其霧散浩乎其濤涌信乎材趣之卓乎天出者𢼸也余昔始第見其伯氏令南雄二守彦周君于轂下兹游温陵始見君獲其詩讀而起敬曰㣲哉乎其似臺閣也盖君之覽河華游京師容平津而舘翹材之日久矣所養所漸之盛宜若是韓子所謂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者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君其晉而詠歌明時之休禎然後返君之草堂賦君之遂初未晚

也君笑而不答遂掇而列之桐華新藁仍序其全篇之首焉

趙希直詩集序

温陵前代南外睦宗院在焉竹泉趙君希直族舊也里第藏書嬴於卷希直能讀之尤以善詩聞予粹桐華新藁讀焉而歎其才之富思之藻而氣之盛也短章清妍而妥適長篇滔滔汩汩簡斷而思溢人不足而已獨多也至其近作又將落華歸實亹亹然志追古製而不侈

今目矣廼掇其英列于卷洎别徵序其全集余訂之曰夫潤波瀾者難窺窘邊幅者易裁徵之杜甫氏論子非蘭苕之翡翠也抑可進於碧海之鯨鯢者乎然而風不培則夫翼不能搏扶揺而直上也莊周氏之言豈偶哉麗而抗之使其壯雄而沉之使其渾光而蓀之使其幽遠而使之勿離深而使之勿僻也培之至詩之昌也且子獨不見前代世禄之家湮没者衆矣獨子家盛而且賢盖子之先之培之厚若是也希直盍培之哉非獨昌

其詩且昌其家遂為序

蒲仲昭詩序

詩必問學乎詩非訓詁文詞也詩不必問學乎詩莫善乎讀書萬卷之杜甫氏也去古逾遠詩不復列於工歌矣漓而淳之浮而沉之返古之風完古之氣以追其眇然既隊之遺音捨問學何求矣然而論議之蔓援引之繁堆積于胷寖不能化若兵移屯亂藁盈地文且不可為況精華而為詩者乎故問學者貴乎融者也譬如大

冶聚金銷而水之百爾器備惟所欲為又如投塩於水掬而飲之止見其味無有塩跡此杜甫氏之詩方之衆作超然驪黄之外而投之無不如意者也嗚呼其難哉余猝温陵諸詩得蒲仲昭氏歎其長於問學也蒲為泉故家自其祖心泉公已以故梅州守察宋國危遂隱身不出讀書泉上遺詩若干卷宋尚書劉克莊所序者具在盖學有原委矣仲昭既世其業而游居於泉以詩鳴者陳衆仲氏阮信道氏王玄翰氏或師或友皆薰其所

長以自益故其詩視唐人益善粹然無疵充而進之杜甫氏之域余見其亹亹乎維日未已也予有志乎詩而謭焉問學者也仲昭於予詩知最深喜最甚故其徵予序其詩而予之序之也奚敢以淺言

送地理鄭隱山序

昔者予程子之為葬之說也而曰古之卜其宅兆蓋卜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其地美則神靈安子孫盛其惡者反是以寧嘗讀而深擊惻焉夫以予程子

之所處所見者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土厚而水深之地也然且驗其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則其地何如也今夫人之居於江嶺之南山水之叢雜壤地之庳濕非土中比茍不擇其可葬者而葬焉則是委其親之體魄於大風之隧泥淖之瀕而螻蟻蛭螾之窟穴也比死者可能一日安為子者獨安能不痛心而泚顙哉而何假禍福之論也是故子朱子為家禮必曰擇地之可葬者而郭氏葬書於卜法不傳之後固不得而廢之也古田

張氏自光祿公由固始來寢明寢微先大父德積而奮以寧祇服義方濫竊科第而罪大釁深風霜夏隕三尺無祿蚤世先宜人棄養而吾父承事公繼之不肖之孤忍死視息實以綿綿延延之遺緒在於眇然一身者無二人任是用夙夜憂念以圖安厝烏敢不用其誠也顧世之葬師往往昧於郭氏之本旨不淺則誣鮮與意合天實憫之使幸而得長樂鄭君隱山焉隱山遇異人而傳其書超然於九星八卦山運塚心之外得郭氏旨簡

易而精微避五患用灰隔内必誠以信外不侈以夸又合於朱子之禮不使人子溺於拘忌而久不葬盖明於理非徒陰陽家之術者予甚感焉予家以仕而貧隱山盡心焉不以我為貧予友鄭令尹大有貧類予君方孜孜為之擇地予友蔡判官居仁身没而子幼家又貧君每以喪在淺土言及輙泣然則重於義實亦士大夫之所罕也今將去予而游於臨漳予方儼然縗經之中言之文不敢亦不暇然於君也義有不得辭於是乎序其

行卷之首

送南海知縣吳允思序

洪武二年春正月制以建安儒士吳生允思知廣州府屬縣之南海謂予同其鄉且長也將較請為言予諗之由唐制嶺以南為管五廣府為最大廣屬縣七南海為最大地甚重也宋制不歷知縣不得改京官不得監司四舉削不得陞知縣陞知縣即躋顯官如取諸室中任又甚重也今皇帝建官懲循資弊用惟其才生以一逢

掖起家宰一同秩六品恩甚渥也蒙甚渥之恩而當甚重之地之任報稱宜何生作而曰某弗敏竊聞先生長者之論三季而降治法張而教典廢讀墟旦書視載籍猶歿狗心甚悼之故自束髮即知獻舉子業從閩縣恐齋陳先生求洙泗濂洛之緒言於家用朱氏禮於鄉遵吕氏約屏異端崇正學誠不自揆將少裨於世教屬時改物叨辱誤知其曷為仰稱德意第以平日聞於父師者黽勉從事庶不獲戾于官箴而敢有他冀子韙其言

而賛之曰昔古靈陳公居予鄉四先生之一僊居之教具載朱氏小學書夫豈徒治哉生能允蹈其言皇帝明見萬里之外嶺服雖逺生豈三年淹者將見儒者之用大白於世而予海濵鄒魯之鄉未乏人也已生謝曰敢不勗諸生名蔆世儒家以總兵大臣薦建者薦上于南京入覲于奉天門下命議刑于大理尋佐從官收圖籍于燕山授集賢院校書郎三省不果立遂有今擢盖材選云

潛溪集序

世率言六經無文法是大不然六經之文固未始必於有法而未始不妙於有法斯其為文之至者後乎六經孟子輿氏之醇司馬子長氏之雄弗可企已後乎二氏則唐韓退之氏牢籠并包靡一不具正取諸孟而奇取諸馬為最多譬海之鉅潮無涯涘氣和景明萬里一平纖瀾弗驚力傾喬岳畜之沈沈而自然其文層波鱗鱗渙散紛紜乍合俄分千姿萬態巧莫能繪浩乎一與風值

則浪波起伏如山如屋魚龍並作怵人心目此其無心於變也故善論者以謂惟韓能然以寧夏在燕得金華宋景濂氏潛溪集讀之多其善學近代數大家比來南京始獲見於史館受其後集雋永之矍然起歎曰先生之文其進於韓氏之為乎其言理直而不枝其叙事贍而不蕪鹵踈而極嚴縝恣縱而甚精深簡質而自宏麗敷腴而復頓挫非有意於為艱亦奚心於徇易所向而合靡事鑱削旁通釋老咸得其髓蓋夫韓之於文始乎

戛戛陳言之務去成於渾渾然覺其來之易先生之進於韓其有悟於是乎嗟夫是豈一朝夕之積也哉集義以養其氣益也游覽以壯其氣焉也而韓亦云氣盛則言從猶水之於物小大畢浮先生天禀特異所居又邃幽嘯歌山林脫去汙濁得以博究群言窮探衆賾瀦而涵之既厚既深其志靜故其氣完其神昌其造詣至於是也宜走也不武亦嘗竊有志於斯矣而弊弊世故日耗以衰惝若入海望洋駭汗而却走也聞金華富名山

水前代多磊落豪傑士長忠脩然獨往琴松風觴蘿月盡滌胸中之塵坌然後悉讀六經以既吾事明年乞身倘得請將並先生而卜隣焉

送周叅政行省廣東序

唐以領服之南分五管獨節度府治廣州為最大入宋置廣南路經畧安撫使元立宣慰司元帥府隷江西行省皇帝既一海寓乃損益前代舊制洪武一年三月肇建山西陜右福建廣東西中書行省五親選有文武材

器重臣五人為參政事省各一人凡兵民重寄咸屬焉便章左右丞皆虛位未授以謂疆埸廣袤弗資藩省徑達中書則稽文牘而緩事機官屬具備則初郡鮮民必困於供給見異言殊或至於矛盾以故簡之慎託之專而責之重睿謨深遠矣於是保定周公幹臣繇御史臺治書鑄印開府涖于廣東將敕翰林張以寧言於公曰廣誠大府然隸府之州懸隅山海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好則人怒則獸海外雜國以萬數得其人則盡治不相

賊殺否則不幸往往有事其利害具韓子送鄭尚書序中公剛明而練達嚴正而寬厚博稽前聞亦既悉之矣令之往予見其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山行海宿不識盜賊有如韓子所稱孔右丞者予奚云皇帝明燭萬里外頌聲上聞必將陞中書秉大政又有如唐相國廣平公著於張燕公石刻者推其惠於一方者均之四海公其懋之哉公之先公預謀創業為國三老公敭歷清要作時偉人走也忝交公翁季間有斯文好於是乎喜之

至期之深是月已未序

送南寧攝守焦侯序

洪武元年征南副將軍參政朱公者定南服念南寧古邑也為五嶺極邊控二江要地當三十六洞之口扼其吭方扶傷起憊之餘非剛明廉敏之才曷足以鳩斯民固吾圉也廼選於衆得前湖廣郎中懷慶焦侯仲才承制授官命守斯土侯既上而嘆曰攻病於未瘳固不易理病於新愈為尤難慨然以招來綏集為已任譬以秋

肅照以陽休流逋四歸遂闢草萊樹官府修三皇孔子廟驛有良駟步有新船能譽洋洋乎嶺海之南矣踰年代者至侯遂行耄倪載道咸謂昔侯未來千里宿莽今侯戾止百廢具興侯真不負朱公之知哉明天子見萬里外必知侯且重任侯也吾儕小人方冀侯之撫我育我教我以終惠我不虞侯亟去不我留也群遮馬首致其辭曰昔侯良牧有延有光易我鱗介化為衣裳請以為侯頌維宋名卿曰埥曰沔自我炎徼致于融顯請以

為侯祝言已南溟海運培風萬里摶扶搖而上班顧雲鵬其知已遠於是史官晉安張以寧奉使道是邦摭與人之誦而叙之洪武二年十月五日序

劉可與紀行詩序

詩與畫相類在乎氣之完趣之詣故妙於畫者必千岩萬壑全具吾胷中而後解衣盤礴沛然縱筆急追其所見乃能脫凡近而入神昔拾遺公所歷半寰宇今讀其紀行諸詩宛如親行秦隴間身在天然圖畫中古云詩

得江山之助信然梧通守劉君可與之仕於廣右也發錢塘過苕川絶具區而朝建鄴遂泝大江而西逾文江上十八灘越章貢涉庾嶺貳守于始興尋沿曲江度英德清遠之峽又西覽古端康二州以涖政于邕今復自邕而梧以里必殆萬而羸風哦月謡逸興廵發攬擷奇秀積成卷帙題曰嶺南紀行竿奉使道邕得而讀之歎曰富哉詩乎宰物者之助於君也弘矣由是以往涵而融之則其氣完而趣諧有不進於拾遺公之製作者乎

嗟嘆之餘序於首簡

月波亭詩序

越王臺之山走平地當南浦東偏前永春尹今秋浦真公之别業在焉相其流泉滙為清池涵渟演迤與天同碧微波汎月動揺金光池之旁有亭曰寒碧曰小盤谷者數十兹以月波扁者最專其勝焉公為宋參政西山先生文忠公之四世孫抗志林壑辭榮簪裳詠觴於兹浩乎不知其老之至也歲遷人逝往迹寖湮亭仆扁存

嗣者斯惻廼嫡孫汝善字長卿少倜儻有異材長益幹蠱用裕念先猷之未遂慨堂構之在予乃即所居之後相去不數舉武作亭五楹繚以欄檻奇石竪嘉木列視昔有加焉不忍舊扁之廢也揭而昭之於是先世手澤之存心之目之朝斯夕斯油然而孝敬之心生矣凡在士友詩以美之囑予為序予以謂古之汾曲先廬賢者所保平泉草木名臣垂誡長卿是舉也於秋浦公嗣守之勤可嘉也已抑君之游焉息焉之於是亭也顧名推

義仰觀俯覽悟容光之必照觀瀾之有術慨然上以探

乎西山先生所傳之遺緒則繼述之美又莫大焉衆咸

謂然遂書於簡

翠屏集卷三